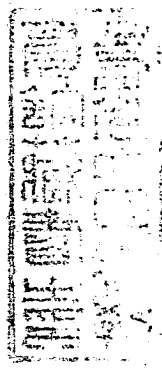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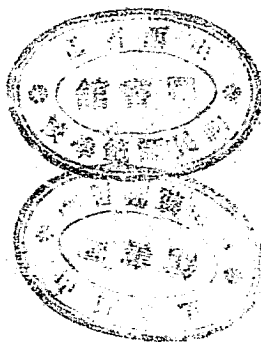


3719

于
賢
處
者

晨
曦
之
前



940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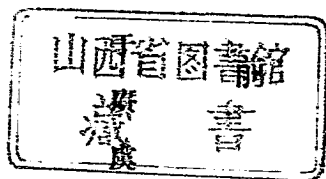


三
又
一
九

晨

曦

之



59644

首 卷

我生活於人間猶如死屍沉寂的，
無語的躺臥於荒草無徑的墓地；
我淒泣於人間猶如夜鶯微弱的，
寂冷的低吟於幽邃寒森的古林。

44.362

377

錄目

晨曦之前目錄：

卷首

淪落

遙望天海

迢迢的東海

風雨之夜

昨夜入夢

轉天濤闊

不知名

九女山之麓

一

五

十四

十九

二三

二七

三二

三四

目錄

野鬼	三七
彷彿孤帆在烟波裏	四四
花卉已無人理	四八
荒石之旁	五三
瘋者	五六
晨曦之前	五九
影	六三
公主墓畔	六六
冬夜	七二
紅酒曲	七四

錄 目

曉禱	七六
不要閃開你明媚的雙眼	八〇
歌者	八四
死	八七
夜遊	八九
古廟之夜	九三
征途	九六
星宿下	九九
夜泛	一〇一
長流	一〇五

目錄

未終之曲
樂詩
卷末

一〇八
一一〇

淪落

淪落天涯的浪人，霜葉與酒罌在手，
淒迷的，踉蹌的徘徊於漫野瀟汀的路頭；
孤然的低吟着寒寂之心的苦愁，
尙未感覺到這已是黑夜漫漫的深秋。

暮鐘響徹了寒山，微酌了幾杯淡酒。

楓葉與暮鴉的歌喉使我心醉悠悠；

豔麗的玫瑰與青春都不在此已死的地球，
人們也已淪沒於夢幻，唯有我尚在漫遊。

那可愛的人兒已不在此蕭殺的園囿，

這深秋，這落葉顯示出萬象的末流。

風吹園籬猶如野鬼在荒墓悲噉，

冰，冰冷之心欲深棲無邊的湖心解憂！

我驚懼，從何處來你蓬髮怪面的鬼囚，
在我面前戰戰的如欲訴陰間難留；
從你頹敗的神色間我瞭解了你的宇宙，
慢慢的收束起一切煩惱依然放在心頭。

四野，四野暗暗的被死寂的氣息封就，
我悽然的反覆的在荒野細數辱垢；
低首，低首看泥濘中踐印的足痕被水冲流，
漫嘯的夜半松風宛如無家的冤魂馳驟。

這，這荒荒的漫野已是人間的深秋，
如今我的寒戰之心已浸沉澀苦的醇酒；
我將緣着深秋一步一步的趨赴冬天時候，
到彼時總有，總有更濃烈的苦酒享我消愁：

一九二三，十一，十夜。

遙望天海

遼闊的蒼穹維繫着疏疏點點的流星，
四野裏迷濃濃穆靜靜的無有微聲。
在此萬籟寂寂之中我的血液彷彿，
彷彿停止了交流，氣息停止了飛騰；
但是這瀰漫於天宇的灰色恐怖之意緒，
却狂潮也似的繚繞於我幾萎的孤靈。

我的心彷彿一輪轆轤在轉的明月，
在暗渾渾冰冷之夜間照逼了羣星，
照透了清泉與殘草下墓中的枯骨。

枯骨，告訴我，你默然的躺臥於黃土，
蒼宇內可有你微微渺渺的光芒在舞？
無限的死寂中深葬着你生前之哀苦！

我的雙眼如今業已這般澀酸模糊，
但在萬有淪沒的黑幕中却能識別彼從

雲潭深處飛騰過來的死的陰森之流漿，
深深的滲入了我的曠廓音屏之心郊！
此時間月兒穩坐天梢，夜鶯開始漫叫，
宇宙悲哀之巨靈也在荒林向我哀號！

唉唉，你冥涵萬象的不可識別之哀號呀，
激動了我迷離於死海也似的煩苦之心，
不覺得撲撲欲飛——飛，飛，駕起我
沉重的兩翼飛越巍巍的高山與重洋，

然後飛到西平九女山麓久別的故鄉——
在彼幽靜古深的園間我該有暢意的徜徉。

故鄉，故鄉，幾何時凋零到如此模樣？

滿目蒼涼的荒墟緊緊的封鎖著銀宇，

冰冷的地球上哪有我要安棲的巢居？

這深葬的無辜的陳死人不知魂已何去，

暮色荒漫的歸途中只有我在逡巡，如今

才明白塵世間並沒人接受我的微笑與苦吟。

如今仰面虔誠的膜拜你默然無語的月明，
如肯收留呀，我甘願訴盡了屈辱的隱衷。
月明，你賜甘露於薔薇，光芒於墓地，
能否照一照我這孤宿冷慄寒極的心扉，
果然喲，我卽立刻劍起風霜中奔波的雙脛，
我還有，還有什麼隱痛遺留在宇宙之中。

但我的生命之週邊橫溢着無端的幻夢，
任何處所能所敢想到的都是幻谷重重。

今

如夢我已孤零的迷魂醉倒，長漫的夜中
只餘殘緒一縷——渴念着將到的明朝。
掙扎起掙扎起推開寒窗探一探月光多少，
我的——心，請照一照遠遠近近的荒郊。

遠遠方衍漾的重霧猶如蒼狗之奔逃，
雲幕下寒林的搖曳猶如羣鬼之舞蹈；
近身邊低吟的冷風像是囚犯謀逃的私語，
傷鳥的殘鳴與村犬的漫吠像病者的淒迷。

蒼宇內一切的生物都已沉淪於深夢之中，
唯有零落殘病的我呀，還正在眼淚潛盈！

喂，看彼遼遼東方銀灰的雲霧中火焰突起，
漫紅紅的燃燒了天之一角，驅散了星輝。

彼天之一角裏深蘊着人間無限的新奇，

迷朦間心中忽然，忽然點燃起熱烈的狂喜，
朋友，如今我決意棄別此輾轉垢辱的大地，
飛躋荒山與漠海直赴紅光繚繞的天際。

熹微的扶起頹敗的病身，滿懷涼爽像是
尋到終老於荒海孤島的晶峯，泉池與花圃。

但待要掙扎起向彼，向彼光明的天角轉動時，

刺骨的冷風驟然將我躍動的心欲摧毀；

這生命的殘燼中希冀的雙翼已減了光輝，

漠然的摸着肉體自恨自憫的看青天無垠。

生命的雙翼這般潮濕，腹中又如此空虛，

如今只孤然的徘徊於荒無人徑的墓地。
落葉之低吟敲開了我幽寒戰慄之心扉，
萬有的淒涼與失望都安然棲息其中，
我悲語月明，哀和天風，眼淚盈盈的
從此幽暗處遙望彼亮晶晶如玉的天空……

——一九二四，一，九，病中於天津——

迢迢的東海

迢迢的東海燃燒起漫紅野火，

人們悲惡的幻夢多已殘凋脫落；

唯有，唯有永居巍巍山陰的零餘之我

心府中彷彿滿貯着淒愁的凍冰碎瑣，

受不到炎炎熱氣使彼溶溶化却。

人間雖然展示着這般遼闊銀宇，

却無處，却無處任我放懷痛飲與高歌；

我寂零的潛棲於悲哀神壇之下，

寒戰，驚慄，宛如秋霜下幾萎的花朵，

靜待生命的花瓣隨着寒風飄落。

我憤憤的逡巡於寂寥的山麓之下，

起始點燃起心懷中熱切的希望之火——

雖然只輾轉於此荒漠崎嶇的幽谷呀，

來來，朋友，讓我們在此悠古的荒~~女~~間
尋求些燐光綴飾在我們幽寒的身上。

看那碧空的流雲不絕的來往馳驟，
宛如，宛如我心中憤鬱之閃電交流；
看那孤傲的明月沉穩的無語天棧，
宛如，宛如蔑視我不能了却心事重重——
心事重重呀，豈能都是曇花幻景！

我曾經過險峭的峻嶺，茫漠的荒道，

所有的恐怖與悲苦都潛伏在我的週遭，

這生命的途中沒有比此更深奧的煩惱了！

如今路無行人的漫寒的荒秋正在眉梢，

道旁的黃花自開自謝於此夜的荒郊。

淚泉涸竭了源流，恐怖逃出了心巢，

邁步踏進深漫無徑的荒草，冷慄中，

迷濛中裁制着心機的寒戰與冷嘯。

身邊雖然滿佈着空漠的冷霧，但那

雲深處却隱現着五色的彩光正飄飄……

十三年三月作

風雨之夜

風雨，雷鳴，驚覺我於深夜之夢中，

呵呵，你在襲擊一切，毀滅一切的精靈，

四野裏淹沒了平日所見積垢污景，

我心跳，我血騰，激動了我的心事重重！

風雨，雷鳴，驚覺我於深夜之夢中，

毀滅了我的愴心及一切虛飾荒塚的墓文，
你豪放，你永生，真乃千古未有的英雄，
我心快，我歌咏，大宇宙正孕育着無限新生！

我的愛者，你不羈的震撼萬物的風雨雷鳴，
險峭的深谷，漫然的草原，白骨爲之心驚，
深牢裏馴囚的羣羊亦忘記了服從，

請，請驚覺了蒼生恢復起宇宙之光明！

我的愛者，你不羈震撼萬物的風雨雷鳴，
經過萬千危難才能與你相會於此地之夜中，
久已淪落海穴的宏願如今躍躍欲動，
請，請伴我在此險峭之夜永永向前孤征！

一九二四，七，三，中夜。

○ 昨夜入夢

昨夜入夢依稀是在荒草沒膝的湖濱，
我正向西南臨風歌吟着愴心的苦情，
驀然遇着久別徐徐前來的母親，
我哀悼無聲，低下頭看荒草飄動！

「我的兒呀，幾年來你無蹤無影，怎麼，

怎麼獨自一人踟躕於此荒湖之濱？

看你衣襟上的斑斑淚痕纖纖瘦影，

來來，坐我懷中爲你醫治傷痕重重！

「我的兒呀，幾年來你無蹤無影，怎麼，

怎麼不到秋葉飄零時節返回家中？

家業已呈凋零，汝叔已被兵匪戕生，

抬起頭，看你老娘爲了你戰慄如瘋！

「我的兒呀，幾年來你無蹤無影，怎麼
怎麼不寄我異鄉平安的書信一封？」

我夜夜入夢，山崖海邊，只是空空，
醒來後只有哀哀苦情漫和夜半風聲！

「我的兒呀，幾年來你無蹤無影，怎麼，
怎麼對於你的父母弟妹這樣忘情？
看，看月光的湖間無根的冷落遊萍，
走走，隨我回到山荒旁蕪的村中！」

『我的兒呀，幾年來你無蹤無影，怎麼，怎麼不曉得我的心在人面前粉粉粹粹？』

我惦念的苦情如今已有託寄的寶宮，

回去罷，百年後還要你吊掃我們的墓塋！』

昨夜入夢依稀是在荒草沒膝的湖濱，

我正向西南臨風歌吟着愴心的苦情，

驀然遇着久別徐徐前來的母親，

我哀悼無聲，低下頭看荒草飄動。

昨夜入夢

一九二四，七，十八，天津。

海天遼闊

海天遼闊——浪聲與山松應和，
獨自在此寂渺的荒岸默然安臥：

依石沉思，淚潸潸，

一隻，兩隻秋雁飛過……

海陸寂寂，寒夜漠漠，晚鐘後徐起放歌，
星雲稀，懸岸上徘徊的孤影寥落；

此處呀，我曾爲你長禱，
願解深心難言的坎坷……

我曾爲你編飾過美麗花冠的女人，
誰知你幽秘的深閨並不止人兒一個；
你襟邊遺棄了我的紅花，
爲何又蓬首垢面的拜跪我？……

在此依戀的故地爲了你我瘋狂，悲歌，
你的微笑與悵逼如今已是燐人的毒藥；

我們共誓的明星今已無蹤，

不知是深隱雲潭抑係流落……

冷月下我孤坐山坡靜聽淒泣的荒波，

心碎時那堪再聽古寺清淒的木鐸；

灰化的萬情已隨流雲逝去，

山風透寒心，苦慄，空漠……

今夜晚不堪想旅路間毒情的災禍，
只悄然的打開酒罌一杯一杯獨酌；
在此空虛情愛的宇宙，
我已無法無處求赤心一棵……

微弱歌喉的殘韻旋化於荒海烟波，
望來路這震慄的孤魂如海鷗飄泊；
此處呀，曾幾度見秋花殘凋，
那狂流却依然如故的起落，……

海天遼闊——浪聲與山松應和，
獨自在此寂渺的荒岸微醉安臥；

依石沉思，淚潸潸，

一隻，兩隻秋雁飛過……

十三年冬

不知名

不知名的荒山無人煙，無燈火，

周郊裏寒風淒淒，落葉飄飄：

無聲息，無眼淚，孤零的立此山巔荒道，

看呀，流水寂寂，殞星的殘照盡消……

立此戰慄的足根上悄悄的癡望，迴想，
從寒顫的心音中嚼味着飄泊的昨朝；
這口唇不曾飲過生之美酒——萬情死渺，
終不過跌落於時之蒼海——泯淪，腐消……

十三年冬於九女山故里。

九女山之麓

——沒有詩在此死夜裏，

只，只有恐怖與戰慄。——

枯黃了的山野林木四漫，星光兒微微，月光兒淡淡，
蕭蕭的冷風中角鳴哀緩，此時已無蠕的生物在轉；
入眠，臥病，永死的灰氣密罩此黑暗之夜無邊……

從惡夢間醒來徘徊於不成形的庭院，孤魂在此夜晚
已隨角聲飛越村外的高山繚繞於曾經流落的野站，
那里呀，亦星火遍野冷慄的孤魂徬徨於灰烟漫漫。

驀然若有野鬼在泣，少婦在哭於沉默的殘秋之夜間，
我的心哀戰，驚惕，如有恐怖的死之羅網滿布於身邊，
這，這真實已無法解脫，只伴此寒星下的孤影在迴轉。

我的親人，你們在荒坟間知否後代已無寧馨的樂園？

這會煙火繞天的殘墟在落葉飄飄的殘秋白霜四漫，
荒圯滿眼，無村落城堡只有一星燈火閃耀在遠遠。

淒迷間緣着村外的荒溪徑去山林，河邊，儘低泣，淒戀，
孤雁在泣，餓虎在啼，在此淪沒荒谷的險惡之夜晚，
我這無路歸去的迷羊，生命，世界已不在戰慄之心間……

十三年十二月於西平故里

野鬼

幽寂的河濱孤現我荒草覆沒的墓坟，
沒有野花粉飾其頂亦無碑文。

潺潺流水低吟，夜鶯泣鳴於蒼雲，
萬千古人亦曾安眠此處，但已無痕。

這，這幽淒，顫漾的寒光
宛如預弔我坟的命運。

生前的情境今已模糊，但仍記得

在風雪中了然低招早逝的靈魂；

今夜獨吟荒岸猶如先日之冷落寂零，

你流水，你山風，知否我心顫，淒冷？

我，我已無法敘寫往事種種，

只輕嘯着腦岸上磨不去的夢影。

深夜淅瀝的雨聲激醒我死的幽夢，

倦心飄悴，無主宰，只覺天地欲崩；

風雨擊窗櫺陡使我冰冷的心緒簌簌，
急急的，急急的披幔探迎，却無歸影。

唉唉，已逝的至愛的魂靈，

我以爲你是回轉來了。

自你去後我曾追跡於山野，海濱，

但你終以我穢污難留絕情而去；

我衰喪無依，罪魔却如銀駒歡躍欲飛，
入眠，夢死，却又被山岸的海風摧起。

唉唉，已逝的至愛的魂靈，
我以爲是你耳語我旁了。

我飄然的獨來獨往於此煙沙塵上，
碧澄的海水洗不淨此體之重重鱗傷；
我曾徜徉，淪落四方終未獲快愉微量，
蒼宇內繁華，幽僻的處所都無我立足地方。

明月夜，秋風中佇立於
峯巒之上淚如川流一樣。

我的魂靈，你不曾陰詐，屈服與淫辱，
何爲呀，不安宿故府而飄逝無踪？

零餘之心永不會微笑，低歌與輕騰，更可嘆
深秋的墳墓消盡了人世的美譽與嬌容。

希冀與懺情猶伴我而行，但

最後却跌於無名的幽谷之中。

如今我哀嘯天風，但無名，飄逝的魂靈，
仍不見從遠山，闊海回此寂寂的墓塋。

我無伴侶，無樓閣，只孤宿深洞，
每於銀灰的夜晚徘徊於此荒野的溪景。

我將無希冀，眷戀永永，

煙霧的寒光中我的淚兒清清……

幽寂的河濱孤現我荒草覆沒的墓坟，
沒有野花粉飾其頂亦無碑文。

潺潺流水低吟，夜鶯泣鳴於蒼雲，
萬千古亦曾安眠此處，但已無痕。

這，這幽淒，顫漾的寒光
宛如預弔我坟的命運。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寫於
西平故里之山麓。——

彷彿孤帆在煙波裏

無數，無數的世人兒都說我已瘋了……

這正是薄暮，冷風，楓林寒森的山徑，在這里

我試躍荒谷，騰飛青空——一片荒漫的幽情；

迷濛濛的重霧冥濛着山影，

但遠遠處分明是蒼海，青松；

蒼海，青松：

生之活躍，永永，永永……………

無數，無數的世人兒都說我已瘋了……………

寂寥的往日曾經過山海，川原，曠漠的荒境，
風沙中，雪雨中，蹣跚的獨自步行，低吟；

聽呀，那鄙夷的老鴉之韻歌，

彷彿是關懷着往夢，來生；

往夢，來生，

這一步，沉重，沉重……………

無數，無數的世人兒都說我已瘋了……

看，那墓野間的鬼火——生命之最後閃明

看，那一顆閃耀的明星已漸漸的隱失於雲峯；

赤身蓬髮，微笑的歌舞與月明，

聽呀，這周郊漫嘯着潮音，松風；

潮音，松風；

大自然之高歌，低吟……

無數，無數的世人兒都說我已瘋了……

這正是寂冷，霜重，幽淒的銀夜正中，此時間
又彷彿孤帆在煙波裏緩緩急急的波動；

生命，情愛，烽火似的燃燒於冷胸，
前邊正是浩渺的蒼海，浪凶，霧重；

浪凶，霧重；

遼遠處的孤燈，倏滅，倏明……………

十四年，四月作。

花卉已無人理

這園籬荒荒的，荒荒的，花卉已無人理，
瓣瓣落花寂寂的散落在暴風雨裏；

恐怖，寂寥的氣息籠罩着漆黑的大地，
這茅屋，這苦心彷彿正在不止的戰慄。

奇麗的園地如今只在恍惚的記憶裏，

憤憤的起徘徊，星月如故，雲兒在飛；

你不誠實的園丁，到底呀，已逃往那里？

這些時已不見你的弱軀，聽不到殘喘氣息。

隱約的在這里有園祖的嘆息，美女在泣，

這破荒的園地裏無人影，只見毒荆漫地；

你不誠實的園丁，到底呀，已逃往那里？

淚涔涔，自痛，自恨，空對你祖遺的園籬！

在此夏夜裏伶仃的，恨恨的徘徊於荒衢，
呵呵，我那寂陋的茅舍已煙火繚繞的燒去；
醒醒罷，古老的建築，你如此的雄奇壯麗，
如若燒去，一切文物都毀滅得不留痕跡！

無處去，無歸宿，尙不知要飄流到那里，
這荒谷，這墓地——曾舉過榮偉的葬儀；
醒醒罷，你白骨，墓已不修，更有誰吊你？
幾日後，你能否曝露在這里，真不堪測憶！

聽呀，那山風，那狂流，那荒墓間的悲秋，
這山河之戰慄擊襲着苦心，淚兒湧湧流！
你不誠實的園丁，怎不，怎不返轉園籬？
一撮黃土，一勺清水——可看好花麗麗。

聽呀，那花卉在風雨裏不止的颼颼戰慄，
彷彿說，是人間，是地獄，這般風淒雨急！
你不誠實的園丁，怎不，怎不返轉園籬？
如何忍，如何忍這祖園的花卉，棵棵萎去！

這園籬荒荒的，荒荒的，花卉已無人理，
那毒草將即藥殺萬卉，那煙霧瀰漫大地：
我低首，我默泣，如不身墜懸崖自殞呀，
要永永荷鋤犁扶持着花卉於此祖園裏……：

民國十四年七月十四日在北京作。

荒石之旁

輾轉人間，淡漠恐怖的羅網密密的無有邊緣，

這生命欲拋却，怎能拋却——從惡夢中醒而復還；

他已不需要人們的溫馨與憫憐，

只是靡靡的獨自的低吟，流連，

已逝的時光摧白了他的柔髮，枯黃了他的面顏……

星斗滿天，這漫漫的荒原寂寂的無野語，寒蟬，
那人兒蓬髮，赤足，裸臂，來往的徘徊在湖邊；

他皺着眉對着東方初醒的明月，

沉穩的拔出深刺心頭的利劍，

注視着鮮血點點，又微笑的默然的昂首向蒼天……

如今這鮮血迸嵌於野岸的荒石，算償了心頭微願，

那口兒囁囁不言，足兒趑趄不前，雙眼似火焰；

這良夜，清波平穩，星雲流散，

就依臥此荒石之旁生命的呼吸漸緩，

這宇宙深蘊着死寂的氣息無邊，不堪想，不堪言……

——十四年七月十六深夜於北京。

瘋者

在曉寒的晨星裏蓬首，垢面，裸體的幽囚的瘋漢，
昂首狂笑，身狂躍，口兒狂嘯的逃出亂莖邊的囚院。

在綠茵的草地上振起雙臂環舞，兩眼的紅光狂燃；
忽然迴顧着脫逃的陰森之囚院，金黃的牙兒閃閃；

「呀呀，還我生命，還我自由，

此生呀，永永不再作囚犯！」

那瘋漢驚破了衆夢，憤迅的從人們手中奪枝寶劍，追捕着逐散的人兒，掘出來一棵棵毒僞的心肝，高懸入雲的樹巔，恬然的睥視彼紫黑的血色點點。

那瘋漢恨恨的闖進古荒的廟院將神祇推下祭壇，匆匆的燃燒起柏蔭蓊蓊的赭色的廟舍，捲捲青煙消散靜謐的青空，於是瞥起蔑視的雙眼微笑向周天。

那瘋漢深入青林間心中的苦情溶滲於綠葉之歌彈，
沐浴於青湖的瘡痕化爲縷縷灰煙輕騰入青天。

最後，足音沉沉的登拔至奇麗之山巔，環顧周邊，
漫和着松韻與蒼海儘高歌，儘歡舞，山海在戰戰；

「呀呀，還我生命，還我自由，

此生呀，永永不再作囚犯！」

十四年七月二十六北京。

晨曦之前

凄迷的走去，凄迷的過來，看——

野岸邊寒林的黃葉飄旋在空中，低落在面前；
我的魂，隨它去罷，任你沉淪沙河底，飄流東海間。

這顛輾轉於罪惡的不自由之心

將即炸裂此渺無蹤影的晨曦前。

夜宿荒山古寺間，這是毒冷，椎心的不自然的留戀，

何時呀才能歡浴在那一輪燭天的紅日，你流水與青天？

淒迷的走去，淒迷的過來，看——

野岸邊寒林的黃葉飄旋在空中，低落在面前；
在夜鶯的淒韻中我踟躕墓畔低問枯骨對於生之懷念。

這無人搖吊的白骨間生着一朵惡花

——芳芬，幽麗，桃色的頰面迷誘萬眼。

萬籟死寂的墓野我做着白骨前塵的幻夢，瘋狂哀戰，
苦思的淚汨悄流於青衫，何處呀我的好夢，我的心願？

淒迷的走去，淒迷的過來，看——

野岸邊寒林的黃葉飄旋在空中，低落在面前；

有一日罷，火燒了古蹟，毒斃了人類，遺痕散落天邊。

你的陰謀，我的虛偽當如夏日的彩雲

織着剎那的幻夢，慢慢的自滅自散。

有一日罷，往日慘刻的惡夢會浮泛鬚眉斑白時的面顏，
回首呀，那罪惡長蛇的血口正是青年靈魂渲染的遺念！

淒迷的走去，淒迷的過來，看——

野岸邊寒林的黃葉飄旋在空中，低落在面前；

無歌無戀的空虛之心只是一座冷落的陳死的火山。

歡快與愴心，榮譽與恥辱已如垂危

的病人呼吸緩緩的靜眠於晨曦前。

這生命像冰冷的僵屍在陰冷的黑谷任慘暴風雪的催毀。

何時呀，才能歡浴在那一輪燭天的紅日，你流水與青天？

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北京。

影

看，那秋葉在明媚的星月下正飄零，
與你邂逅相逢於此殘秋荒岸之夜中，
星月分外明，忽聚忽散的雲影百媚生。

看，那秋葉在明媚的星月下正飄零，
我淪落海底之苦心在此寂寂的夜塋

將隨你久別的微笑從此歡快而光明。

蒼空孤雁的生命深葬於孤泣之荒塚，
美麗的薔薇開而後謝，殘凋而復生，
告訴我，好人，什麼才像是人的生命？

這依戀的故地將從荒冬回復青春，
海水與雲影自原始以來即依依伴從，
告訴我，好人，什麼才像是人的生命？

夜已深，霜霧透濕了我的外衣，你的青裙，
緊緊的相依，緊緊的相握，沉默，寧靜，
仰首看孤月寂明，低頭看蒼波互擁。

夜已深，霜霧透濕了我的外衣，你的青裙，
寂迷中古寺的晚鐘驚醒了不滅的愛情，
山海寂寂，你的影，我的影模糊不分明……

十四年十月。

公主墓畔

夕陽殘照的楓林間徘徊着我淪落的黑衣人，
零落的秋葉在足邊做起生之最後的殘吟，
淒迷的過來，淒迷的走去沒留下些微遺痕；
我的短笛冥合着遠遠古寺暮鐘淒散的寒韻，
我的公主，醒一醒罷，在此四野寂寂的黃昏，
有人於落葉遍地的荒墓旁來接收你的芳魂。

你榮貴的雙親哀痛你的悲運在此幽寂的河濱
爲你修了一座奇偉的墓塚深葬着你的青春；
他們已早早的故去，後裔亦不在玉座降臨，
這殘墓無人修輯，舊飾的珍品將被人盜盡；
我手扶殘墓，兩眼癡視着洞穴幽暗的內蘊，
兩耳靜聽裏邊有無微妙哀婉的處女的歌魂。

我的公主，你會否想爲世上最歡快幸福的人，
在身邊有一個美麗而有才學永永見愛的郎君，

結伴你去聽海濤的情歌，去遊萬山的美景？
我的公主，你與此紅塵早早無戀的別去，
是否恐怕破辱了你的天體決然的脫此凡生，
高高的，高高的自由的翱翔於無垠的碧空？

你那一雙使千萬人垂淚的玫瑰想已酸化無痕，
這荒墳在霜雪風雨的日後恐亦難保其殘運；
在此嚴肅靜穆永永不變冷容的天宇裡，你是
微笑是哀哭於彼夜午時節的松風寒濤的偉韻？

世人紀念你的只此枯骨殘留的墓坟，遺忘了
你永生的芳魂宛如高懸蒼空孤芳自賞的月明。

你聽呀，那催眠的暮鐘將人們送入不醒的幽夢，
聲名，光耀與恩愛都已深深葬埋於夜的墓塋；
你聽呀，那遠遠處生命凱歌也似的雄渾的瀑聲，
將生之呼吸於此長夜滾滾的深注於荒渺的海中；
你聽呀，那男女遊人幽淒的，眷戀的歌詠，
在他們寒慄的淒音中深蘊着青春歌喉的顫動。

如今顯顯寒星沒泛於蒼空，古塋間的燐光熒熒，
鳥鴉已不在林梢飛鳴，遊人業已流散無蹤，
這渾渾寂寂的大野只是我獨自徘徊的空庭。

這宇宙是一篇無聲的音樂四溢着荒漫的幽情，
我悄悄的站立着恐怕驚醒我深眠落葉的魂靈，
無思維，無苦情，只仰首遙望林梢孤寂的月明。

我爲你燒去的紙絮正飄飄於寒風中的殘松，
這不能復明的殘灰促苦淚滴落於生命的空瓶；

我將枯骨旁無名英雄的寶劍投落於蒼波之中，
我又輕輕的將此落葉付諸一去不返的長流；
來無蹤，去無影，我將隨千萬游客蹈入深谷無名，
我的公主，請聽着我這永別時寄情的夜半松風：

——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北京。——

冬夜

這是一個漫寒的冬夜，

我彷彿孤棲無人蹤跡荒島間，

在恐怖，在惋嘆，心兒隨着將及息滅的爐火微顫。

是真實，是夢幻，閃閃飛耀的金星消逝在眉邊？

這生命宛如凶濤間的孤帆，進冲，退轉，只命運有權。

如今呀，無苦笑，無頤讀，無眷戀在此

漫寒的冬夜的夢間……

驀然自驚心的惡夢返還——

是一隻長蛇追逐我於荒草的墓林邊，

在死情飛閃的夢幻中案頭的花瓣飄落於寂寞的身邊。

此時間只有我在默然，在苦憶於此寂寂的夜的深淵，

這來去無痕的不自由之靈魂已殘凋於沉默冷厲的人間。

如今呀，我徘徊，我低吟，我遠望，在此

漫寒的冬夜的長岸……

——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紅酒曲

紅酒，紅酒，我的生命，
你的香豔宛如女人的玫瑰唇；
一杯，兩杯，滿瓶已盡，
現在才知你之可貴與鮮新。

飲罷，飲罷，我的好人，

有誰能享受自己真的歡運；
吻罷，吻罷，時已飛迸，
現在才知生命之來路無痕。

紅酒，紅酒，我的生命，
在此宇宙你以外我無知心；
一杯，兩杯，滿瓶已盡，
現在才知你將消散如流雲。

晚禱

寂滅罷，寂滅罷，我的魂！

這風霜的苦運中鏘着不磨的傷痕，

無功，無名，無愛，空空的作了一世人，

寂滅罷，寂滅罷，我的魂！

寂滅罷，寂滅罷，我的魂！

在此蒼灰月下澄清的海心，這海心
深蘊着生命中未有的明珠與偉韻，

寂滅罷，寂滅罷，我的魂！

寂滅罷，寂滅罷，我的魂！

不，不要夢想着如浩渺蒼波的渾尊，
她有着萬古長存永不滅的時辰，

寂滅罷，寂滅罷，我的魂！

寂滅罷，寂滅罷，我的魂！

不，不要夢想着如碧空流雲的馳騁，
她有着長征的生力與永續的命運，

寂滅罷，寂滅罷，我的魂！

寂滅罷，寂滅罷，我的魂！

燦燦的星光已殞，青青海上的風神
想將此無涯的苦痛在此長夜埋殞，

寂滅罷，寂滅罷，我的魂！

寂滅罷，寂滅罷，我的魂！

這風霜的苦運中鐫着不磨的傷痕，

無功，無名，無愛，空空的作了一世人，

寂滅罷，寂滅罷，我的魂！

十五年二月北京。

不要閃開你明媚的雙眼

陰雲漫佈的午後你披散着黑髮呻吟於血泊的府院，
我的姑娘，你忠勇的生命完結於毒彈，呼吸漸漸低緩：

靜靜的睡去罷，不要，不要在此陰暗的黃昏

再向，再向你心愛的中華閃開明媚的雙眼。

你美麗的青春雖已是斷絃的箜篌，曾經淒惋的撥彈，但
在此亘古未有的悲劇中訕笑的羣衆並不會落淚，懷念，

——人們並不會落淚，懷念！

血色閃耀的散髮是這世界不會有的一朵奇麗的紅花，
我的姑娘，這最後的花朵是不是在綴飾你夢境的天下？

靜靜的睡去罷，不要，不要在此陰暗的夜晚

再向，再向你心愛的中華閃開明媚的雙眼；

美麗的希望已如夏日的彩雲深葬於毒烈鐵心的秋天，
在此深夜人們已平安入夢光耀的中華只在險惡的夢幻，

——只在險惡的夢幻！

夜半時淒厲的風雪陡來，我彷彿淪迷在荒林，在汪洋，
我的姑娘，這苦淚從我懷中的尸身滾落於逝去的希望，

靜靜的睡去罷，不要，不要在此險惡的夜半

再向，再向你心愛的中華閃開明媚的雙眼。

我們將深因鐵關的獄中不能自由呼吸，不敢暢然淚流，
在此古野的祖塋將被毒蛇，虎狼踏毀，還有誰為你收殮？

——還有誰為你收殮！

有一日罷，這生命會被無名的毒藥毀滅於破敗的古院，

我的姑娘，我這羞怯的靈魂終會在灰色的悲哀之中埋掩；

靜靜的睡去罷，不要，不要在險惡的晨曦

再向，再向你心愛的中華閃開明媚的雙眼。

如今我將被逼離開故居淚涔涔的走近厄難的坟間，

在此亘古未有的悲劇中訕笑的羣衆並不會落淚，懷念，

——人們並不會落淚，懷念！

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即國務院大慘殺之次日。

歌者

來，來，來，我的人，讓我們痛飲此湖邊，
來，來，來，我的人，讓我們深吻此湖邊。

我們的所愛在此鬼劫的凶年業已無辜而歸天，
這殘喘於命運的生命亦將如朝露無痕的流散。
渴望着的真理，光耀都正飄渺於九霄的雲間，
我這輾轉塵埃的病身今已中射無數的火箭。

如今我被逼逃命僅僅帶了詩一卷，殘稿一篇，
這，這是往日瘡傷的遺念，將來大流血的預言。

來，來，來，我的人，讓我們痛飲此湖邊，
來，來，來，我的人，讓我們深吻此湖邊。

看那晚霞影映着的湖色像是先烈的鮮血在濺，
聽那晚霧裏搖船的歌女像在安慰死者的永眠。

有一日我們會從惡夢驚醒於無罪而死的白骨邊，
爲了人類的自由在險惡之夜將熱血迸射於敵面。
此寂寂夜晚的皎月就是將來永飾墓頭的花圈，
這來自四方的遊人與歌者將在墓邊落淚，留戀。
來，來，來，來，我的人，讓我們痛飲此湖邊，
來，來，來，來，我的人，讓我們深吻此湖邊。

十五年三月三十一夜於北海

死

我已失去了感覺在此黑夜荆棘的途間，
花芬沒有香，星月沒有光，情愛亦不能戀。

白天在恐怖的人間無蹤跡的奔波往還，
人說我還不如園籬邊黃花的自開自殘。

現在，鳥入巢宿，人已入夢，
唯有我無處投落，尙在酩酊。

慘黑的途中無路燈，我的生命亦無光明，
荒坟的枯骨在譏笑我不如牠燐光閃爍。

在此不知名的野站我已疲倦，心如古井，
瑪麗呀，將我的詩文焚毀了罷，勿留痕跡。

現在，身邊無天藍的花圈

表示毀滅一個怯弱的生命。

十五年四月四日夜

夜遊

夕陽呀，你回首，回首看此黃昏時候沒有收著晚歸，
沒有希望與安慰，惟戰慄，恐怖瀰漫在你血色之餘輝。
我雖有熱切的心，受傷的手，却挽不住你向深山沉墜，
平時美耀的顏色已逝去，只餘此奇異天宇中的慘黑。

月兒未升，只有稀疏的星綴飾在蒼穹，
沒有歌聲，絃音，這古都像死屍般寂靜。

夕陽呀，你回首，回首看東方月光殘照的清冷街衢，
沒有少年男女挽行，歌者行乞，守衛人只在街心寂寂。
我麻醉於苦酒之魂在恐怖輾轉，尚未掉絕望的眼淚，
人類雖則昏醉入夢，却似深沉於無底之地獄的穢水。

烏鴉已歸林，雖不震驚於遠遠的槍聲，
但，誰敢說今夜不毀滅了一切的生命？

萬物都隨時代變改惟有明月與羣星

在平安，險惡之夜均穩照我散髮蓬蓬。

今夜晚只我零仃的摸索於街途，心忤忤，雙眼欲淚，
煩倦饑渴中家家酒店都已被逼掩門，又失去了飲杯。

看，模糊的燈影中不知誰設下陷阱，想將我陷於其內，
明月呀，你知否，我，我的希冀已在此現實與記憶滅毀。

我不敢高唱煩苦的哀音從受傷之靈，

神明賦我生命之酒杯只在強者手中。

此時我能在街市漫遊即屬萬幸，不敢懷別樣的心，

聰明人，不要恥笑我罷，這時代我們都有着怯弱的魂。

如今我失去了溫馨的天真，只餘此殘陋哀慄的詩韻，

明月呀，看我這無處投落的人在街市是何，是何命運……

十五年四月二十三夜北京

(紀念一個實況)

古廟之夜

在頻倦旅途星斗滿天的夜深我借宿古廟，
孤影倒映頽垣，慢踱寂寂的院心面浮苦笑。

我本是偶然的過路，偶然借宿，
在此破敗色殘的遺跡倍覺淒迷。

廟中空無神祇，暗蒼天色的冷月尚在殘照，
生死之痕業已模糊像淡淡灰煙輕漫天梢。

呵，我孤冷的影，你飄零的骸餘，
這破敗的古院骷髏似的靜寂。

我徘徊於無字的碑間，這地域已亂草蓬蓬，
莫有着落的魂靈震慄於西邊教堂之暮鐘。

這蒼青的苔茵藏着一顆苦心，
淒憶的哀思是，是不死的一瞬。

夜風吹檐鈴，荒渺渺的聲韻，驚醒我於幻夢，
分明我有我的家，怎淪落於此寂滅的死城？

雖則我有前程，現在還是路人，

呵，那顆寒星在此廟後已寂殞！

十五年五月二十三夜古汴

征途

寂寂死夜的征途苦思不成，生飲櫻紅之冷酒，
昨宵尙借宿古廟，如今又作荒野苦雨的浮囚。

野站的客旅已負着希望入夢，只我獨自飲酒，
神呀，我疲啞無力歌唱，像是一架斷絃的箏篎。

生命如煙霧中空漠漠的古井，已無情思涓流，
神呀，我的夢與愛已如雲潭中殘月似的消瘦。

苦寂的往日消逝在，埋掩在冬風的利刃，離愁，
神呀，你聖潔，沉毅的靈水何時滲流我的心溝？

慘黑的無花朵之荊路正有着我的蹤跡，以後，
神呀，這漫浮凄愁面紗的時間將，將怎樣消受？

誰知前邊是陰坑還是坦途，走去，走去，走去罷，
回顧青山，慘別的苦淚對此飄零之冷酒狂流。

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京漢道中

△
星宿下

星宿下的園籬間徘徊着兩個飄零的影，
月前同看牡丹笑迎東風，而今滿地落英；
我哀婉長吁非爲病愁，飲罷，飲罷，這俄頃，
荷池畔語絮夜重誰想到夜半孤帳夢冷。

你知我南歸只因九女山麓之花欠鮮明，
夢入燕地之海濱見你臉色比月還孤冷；
今夜晚人悄悄，月依依，似夢非夢露已重，
眠池鷗鷺之妙韻一聲激起蒼波萬里情。

十五年六月三日夜北河沿

夜泛

匆匆，匆匆，來此晚海競賽，

蒼茫的落日中紀念二千年前深沉汨羅的悲哀，
死靜的海水柿紅一片，蒼青一片，荒漠無語的悲哀，
灰雲下我默然無語痴視遠山漫泊小艇於暮合，
蒼茫的落日中紀念二千年前深沉汨羅的悲哀，
匆匆，匆匆，來此晚海競賽。



蒼茫，蒼茫，今夜晚的世界，

冥漠的月光下悄悄搖舟到此蒼波浪浪的海心來。

荷香的晚風吹醒了長眠的悲哀之花蕾慢慢展開，
生命海中開着不死的哀花無論在往古或在現代。

冥漠的月光下悄悄搖舟到此蒼波浪浪的海心來，

蒼茫，蒼茫，今夜晚的世界。

迷戰，迷戰，在此塵埃之外，

風波罷，星光罷，創傷的孤魂正有着苦苦尋思的現在。
生命之韻律不在罪穢之古都，已隨落日淪沉於江澤，
古來殞命悲劇的人何曾追悔過埋沒於茫茫的魅惑。

風波罷，星光罷，創傷的孤魂正有着苦苦尋思的現在，
迷戰，迷戰，在此塵埃之外。

寂滅，寂滅，煙霧濛濛未開，

夢境的情愛從枯萎的薔薇寂落於汨羅之濱的蒼台。

晦冥的天色像一首不朽的哀詩深印於人心與碧埃，

這宇宙是偉大，不滅與悲哀因有着永永不死的詩骸。

夢境的情愛從枯萎的薔薇寂落於汨羅之濱的蒼苔，

寂滅，寂滅，煙霧濛濛未開。

十五年端節之夜北海

長流

蒼空的流雲寂寂的慢慢的從我頭頂飛來飛去，
這迢迢異地已是榴花時節還沒有靈鳥的聲息。
故園親人的墓頭想已，想已青草蓬蓬有如雲衣，
今夜荒漠冷明的古寺前只有我在聽長流禪語。

萬籟死寂之夜不堪想已淪落死城無痕的希冀，

這一泓死水像是我的靈魂在星宿下并無尋覓。
如今我猶如來自其他星球的客旅陣陣的驚異，
悵望，在此煩倦的自歌自應的奔途裏霜花滿衣。

這枯萎的薔薇正如已消失的光輝綺夢的遺跡，
夢呀，任你入天堂，地獄，心懷的明珠已沉落海底。
就在此寒光下的荒墟深殯此善感靈魂之骸餘，
現在，我像春日碧茵草上一隻傷鳥捲起了兩翼。

看這絕望的世界蒼茫無燈火晦冥無晨曦，
毀滅的途中已修了墳墓靜待命運呼歸的靈息。
這天宇沒有光，沒有歌，只是一團墨蹟漫綴苦意，
生存與毀滅在此遼遼天際無人注意亦無痕跡。

蒼空的流雲寂寂的慢慢的從我頭頂飛來飛去，
這迢迢異地已是榴花時節還沒有靈鳥的聲息。
故園親人的墓頭想已，想已青草蓬蓬有如雲衣，
今夜荒漠冷明的古寺前只有我在聽長流禪語。

十五年夏北京

未終之曲

歌罷，我的人，這銀波浪浪的海上漫着醉人的情韻，
漫遊蒼空之流雲無歸宿像是我這天涯淪落的人。

吻罷，我的人，這寂寂的海世只有兩個依依的悲魂，
今朝馥馥的蓮香已殘消，飛瓣飄落於，飄落於海心。
歌罷，我的人，你悽悽之哀韻深葬着不醒的青春，
你，你看那穹蒼中火箭似的流星，一隻創傷的孤魂。

歌罷，我的人，夜頌的歌曲正潛着靈魂深處的淚痕，
漫漫長途的時辰已長殞於荒墟，彼地裏無人逡巡。
吻罷，我的人，將你深心的熱血迸射於我冷冷寒唇，
生命，生命正如懷春的雙星遠隔着天河苦淚涔涔。
歌罷，我的人，這，這正是神魂交迸的銀露似的時辰，
你，你看那殘月深墜西山時即是我們最後的一瞬。

十五年七月十日

祭詩

詩骸，詩骸，如今我將爲你備具薄薄的棺材，

在荒荒山麓的楓林邊深殯於霜葉紛披的墓下，

永永的睡去罷，那裏有溪流低吟，寂寂漫散之落花。

詩骸，詩骸，靜靜的睡去罷，不要在此渺冥的夜晚追悔，

那一去不返的時辰正流着怯弱，罪惡與創傷之苦淚。

詩骸，詩骸，靜靜的睡去罷，不要在此霜雪的夜深思歸，
如今我正搖舟於險惡深谷之毒水，從無人安渡其內。

詩骸，詩骸，靜靜的睡去罷，勿怪我未備華麗的葬衣，
掩不住你深毒的傷痕，你當知如今我還在顛波之命運。
詩骸，詩骸，靜靜之睡去罷，勿怪我將你寂寂的殯去，
未設下榮偉之祭奠，你當知現在我還無知心的人。

詩骸，詩骸，靜靜的睡去罷，可憐我這在人羣戰慄之心，

未使你留下光耀的遺痕卽已長殞於此荒夜寂寂。

詩骸，詩骸，靜靜的睡去罷，以後這孤冷寥落之光陰，要痛痛的飲，高高的吟，在朝曦時分，在日落平西。

詩骸，詩骸，靜靜的睡去罷，我手扶屍身在此最後的時辰，淚不成流，聲不成韻，我的往日呀，已消逝於慘寂之苦運！詩骸，詩骸，靜靜的睡去罷，酸淚滴落於無踪的青春，更無希冀的日後在此慘戰之人羣不知將如何容忍。

詩骸，詩骸，深夜裏我爲你備具薄薄的棺材，
在荒荒山麓的楓林邊深殯於霜葉紛披的墓下，
永永的睡去罷，那裏有溪流低吟，寂寂漫散之落花……

十五年七月緬完晨曦之前

時於北京旅寓

卷 末

我不曾向人輕意的微笑疏忽的發言，
這宇宙呀只是一個冷厲驕矜的面顏；
空空漠漠的消逝了一去不返的芳年，
不曾不曾折下來一朵黃花留作紀念。

一九二六年三月
初版

實價四角

著者 于賡虞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發行者 上海

五馬路棋盤街口
新開路仁濟里

362
7